

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

甲寅周刊

甲寅雜誌



THE THREE DYNASTIES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甲寅周刊  
甲寅雜誌

第五冊



# 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目錄

## 特載

聖賢與英雄異同論

## 時評三則

論難

孤桐

農國辨  
克己復禮爲仁荀故

孤桐  
錢基博

民治二字解散

錢基博

## 通訊

邏輯  
說林

孤桐

前上  
搭橋  
教育  
斯文  
甲寅  
江光虎  
唐大圓  
張元文  
繆鉞

## 聖賢與英雄異同論

右爲執政徵文命題。自行校閱各卷。忽饒興趣。  
爰擬斯篇。以示多士。

孤桐謹識

孟子曰。聖人之於民類也。賢與英雄介乎其間。類同而名異。道德仁義功能權利之別也。生而知之之謂聖。聰無不聞。明無不見。睿無不能。智無不知。商羊舞。天將雨。萍實見。楚將興。西方有聖人。無爲而治。當衛之亂。曰。柴也。其來乎。由也。其死乎。預言無不驗。其他未有知之者。較之聖人。若星辰之於太空。萬物之於全球。度量相越。何其遠哉。溯自洪荒之世。渾樸幼稚。之始。無典章之可尋。事實之可考。龍馬負圖。伏羲畫八卦。文王變爲六十四卦。世間萬類。兼該無遺。神農皆百草以活世人。作耒耜以教稼穡。黃帝命容成作

蓋天以參星宿。隸首作算數以盡錦銖。蒼頡象鳥獸跡以造字。開文物之始。基樹教化之風。聲騰空而忽來。澈底億萬年。其後堯舜禹湯文武亦皆聖人。蓋堯土階茅茨。惟天爲大。惟堯則之。民無能名焉。堯耕歷山。父頑母嚚。象傲猶以大孝聞。遠祖伊於舜曰。允執厥中。當時洪水橫流。禹疏濬排決。注諸江海。八年跋涉。三過家門未嘗入也。於是舜臚位於禹。桀紂荒淫。民不堪命。湯武弔民伐罪。以解倒懸。五代鴻業於斯爲盛。自非聖人曷克臻此。夫天生烝民。各不相屬。若游於聖人之門。拾級登階。升堂入室。自明誠而進修。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。是又備聖賢英雄之德。於一身。而千百一人者也。嘗論無不英雄之聖人。若賢者遊於聖人之門。拾級登階。升堂入室。自明誠而進修。庶幾各得聖人之一體。英而不雄。或雄而不英。英雄有無。稟賦不同。固難兼備。而於仁義之道。聞之熟矣。有之性靈。不解同羣。之友。助已無所謂。世界也。故後聖人作之君。以統治之。作之師。以教育之。凡聖人本有之。性靈。不解同羣。之友。助已無所謂。世界也。故後聖人作之君。以統治之。作之師。以教育之。凡聖人。在位。世無不治。輔以賢臣。文物大備。作井田。法賈八口。家譏庠序之教。申孝悌之義。化行俗美。敦以忠信。在上君師。道盡在民身心。並安聖化。則然也。至於孔子。聖之時者也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刪詩書。訂禮樂。集列聖之大成。雖不得其位。一行則爲天下法。一言則爲萬世師。講學杏壇洙泗間。三千弟子。七十二賢。

明德新民。止於至善。誨人不倦。克己功深。物格知至。意誠心正。身修家齊。必慎其獨。不愧屋漏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貫以忠恕。仁民愛物。親親長長。立己立人。出則以國家爲己任。老安少懷。朋友信之。極於日月之照臨。先天下憂而憂。後天下樂而樂。至誠無息。循天理之公。無人欲之私。能盡人之性。更盡物之性。參天地之化育。與天地參。是又備聖賢英雄之德。於一身。而千百一人者也。嘗論無不英雄之聖人。若賢者遊於聖人之門。拾級登階。升堂入室。自明誠而進修。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。是又備聖賢英雄之德。於一身。而千百一人者也。嘗論無不英雄之聖人。若賢者遊於聖人之門。拾級登階。升堂入室。自明誠而進修。庶幾各得聖人之一體。英而不雄。或雄而不英。英雄有無。稟賦不同。固難兼備。而於仁義之道。聞之熟矣。有之性靈。不解同羣。之友。助已無所謂。世界也。故後聖人作之君。以統治之。作之師。以教育之。凡聖人。在位。世無不治。輔以賢臣。文物大備。作井田。法賈八口。家譏庠序之教。申孝悌之義。化行俗美。敦以忠信。在上君師。道盡在民身心。並安聖化。則然也。至於孔子。聖之時者也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刪詩書。訂禮樂。集列聖之大成。雖不得其位。一行則爲天下法。一言則爲萬世師。講學杏壇洙泗間。三千弟子。七十二賢。

繼起。王武漸稱。合從連衡。遊說風靡一時。爭城割地。殺人盈城盈野。未幾。秦兼併六王滅。四海一。長城築。始皇稱。長鷹遠馭。不愧英雄。加以商鞅法密。種桔斯民。不仁之甚。力何足恃。陳涉揭竿。豪傑併起。項羽破釜沈舟。九敗章邯。成陽一炬。卒亡強秦。雄則雄矣。無如印冠。不予以嘉謨。難容以云英也。則猶未達。且羽之短。正邦之長。范增才不盡用。韓信因而歸漢。其遂秦鹿。終爲漢得。每聞擅吏者所談。輒道漢高明太布衣而有天下。得之最正。吾意不然。若獨夫之桀。之紂。畢唐下。民湯武。誅鋤。誰敢謂之不正耶。劉朱皆起於市井。因緣時會。得三數輔佐。戰敗而復合。瘡愈而再戰。萬死以成功。亡命所不惜。一正大位。無賴而有賴。曾榮可貴。猜忌日多。兎死狗烹。勸舊戮辱。人類恩德。發揮不少。此曩云亂世出英雄者耳。有何正不正可。且劉邦烹太公之羹。可分一杯。墮子女車下。急於免脫。人情滅絕。道義盡喪。謂之忍人尤無不可也。王莽篡漢。勤王興師。光武隨兄頓於行間。兵敗單騎而逃。遇女弟伯姬。同騎而行。又遇姊元。趣之上馬。元揮

手曰。行矣。不能相救。無爲兩沒。誠女子之英賢也。匡扶漢室。相號召。必須推劉氏爲之主。續秀雖英雄併稱。而續尤顯著於秀。衆憚其威明。而更始懦弱易與。其策立之名既定。赴勢者益忌續昆仲。秀曰。事欲不善。續曰。當如是耳。因續將劉稷抗威將軍不拜。謗益甚。遂併執續而斬之。秀自父城詣宛謝。弔者不與交私語。惟深引過而已。不敢服兄喪。飲食言笑如平常。惟時涕痕沾枕席。秀漸以破虜大將軍行大司馬事。持節徇河北。所過郡縣。黜陟能否。平遣囚徒。除莽苛政。復漢官名。鄧禹仗策追及之。建議延攬英雄。深相契合。任使諸將。訪禹皆當其材。豪傑咸歸附之。平王郎討赤眉。追赤眉破長安。殺更始。始如各將諸上尊號。欲完諸將爵土。不令吏職爲過。能各將軍。惟鄧禹勇。兼備友於兄弟。保持功臣。方之劉朱。遙爲仁厚。南唐節度皇帝暉。姚鳳。號十五萬衆。塞清流關。殿前都虞侯趙匡胤。隨征淮南。擊走之。追至城下。暉曰。願成列以分勝負。匡胤笑而許之。待暉整陣出。匡胤擁馬

項直入。手刃蹕。中脣。併執夙。待賈袍加身。不得已而上。帝號杯酒釋武臣。遺命傳帝位。孝友仁義與光武。正復相同。二君皆治世之主也。唐太宗世民見隋室離亂。有安天下志。豁達大度。智勇果決。少年英雄。命世才也。臺傑蹕起。割地稱尊。世民解大疑。決大計。謀臣策士。瞠目而後以弱敵強。以寡敵衆。戰士猛將。置喙無由。用人不疑。聞誠布公。剛柔互用。因應成宜。轉戰幾逼城中。佐父竟成帝業。惟手足相殘。未聞聖賢之大道。父自稱太上皇。能與親心無違。武功竟而求文治。房杜魏王輩。皆聖門之流亞。在太宗勤求民隱。固盡君道。而匡輔諸臣。與有力焉。貞觀四年。戰國二十九人。三代後無與倫。比總之白玉之瑕。未爲純潔。雖秦伯夷齊之風。不能行於新造之國家。而周公季友。位在臣列。爲君謀。爲國計。大義滅親。理無不合。非自爲謀。胡可妄爲。比擬斯時。世民總制師平。貴顯共仰。卽殺建成元吉。高祖並無一言之咎。立世民爲太子。當時建議廢立。亦無不可。竟至操切。而爲故不能。爲世民怨。亦不能爲房杜恕也。元太祖成吉斯汗。起

於漠北。強弓怒馬。衝突無前。我外無人。盡死不惜。宋敵於金。而金亦力竭。收漁人之利。進據中原。長驥而南。至於印度之鐵欄關。納角端之忠告。卽日班師。西滅國四十。洪波濤漾於俄境。英雄之稱。赫耀全球。馬上得之。不能馬上治之。幸有耶律楚材、廉希憲、劉秉忠三賢宰相。學識超邁。尤爲罕見。補苴罅漏。苟安八十餘年。一經挫敗。風捲敗葉。掃蕩無遺。武功之英雄。可爲後世之殷鑑。當鑑而不鑑。惡醉而強酒。求生而不仁。憫其愚而不能救。其亡哀哉。痛矣。蓋道德仁義。非英雄所獨無。功能權利。非聖賢所不欲。老子曰。道可道。非常道。無可名。而名之曰。道。道也。者。天理。之至。公儒言。赤子之心。佛曰。真如之性。殊藏澤。自媚。玉韞山含輝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知能淳良。萬然和悅。理不爽也。夫道爲德之體。德爲道之用。返諸。至誠。謂之道。微諸。事實。則爲德。仁者愛人。慈悲兼賅。麟之仁不踐生草。不溺生蟲。意至精微。取則不遠。誠有民胞物與之懷。幾嚴佛家。殺生之戒。義者事之宜。見義當爲。不爲則謂之無勇。道德仁義之本旨如此。天命之性。英雄

聖賢固無所謂異同。然自來不同。根性各別。性本善。習相違。聖賢求諸己。準繩有據。窮則抱道在躬。隨巷可樂。達則兼善天下。澤被生民。權之所在。不出其位。功著能展。分所應爲。應物攸往。而成宜。慮事從心。而不踰矩。蓋厚乎醇者也。英雄求諸人。奢望無窮。達則乘風破浪。一日千里。勢之所到。無不可爲。陵人傲物。莫可一世。窮極自復。人窮反本。一到末路。不堪回首。三國兩晉六朝五代人材之盛。層出不窮。寄跡焉於天地。情朝生而暮死。聖賢英雅之別。此其大較也。要知聖賢。不藉英雄之力。可以積大勳。如旭日當空。無

不。被其化。英雄不假仁義之名。無以策萬衆。以力服人。終必崩潰。溯之往古。比比皆然。嗚嘻。吾國土地人民。較之全球。不過六分之一之二耳。悲慘之劇。已罄竹難書。默審全球今日之形勢。若此。將來情事。想像可以得其強半。顧寰球明達俊傑。討論大同之治。盡力克己之功。淡園際之界。泯種族之分。無宗教黨派之爭。去學說團結之害。戰爭可以少備。則人民擔負自輕。融通世界之物產。以供全球之食用。人飢已飢。人溺已溺。視全球爲一體。痛痒相關。使英雄躋於聖賢。大同實現於斯世。想仁人君子。樂共研究云爾。

## 時評

一年以前。討伐賊逆之後方終。合肥依各方之推戴。出面執政。以革命政府開所標二事。曰善後。曰造法。翕然未聞有人非之也。蓋其時議員聚而鬻法。穢德彰聞。天下莫不惡之。一聞鼎清法統。聲勢不期自集。

故革命者。非段氏一人所能革也。造法者。亦非段氏一人所欲造也。一年之中。所期未成。乃自有其他。百障。障之非主義之咎也。其他百障。足以障百事。使勿前進。又不必論。主義之爲何也。夫天下之人。猶是天

下之人也。其耳目心思材力，猶是耳目心思材力也。

信爲政家樹之，風聲者亦以其如是。(回)

去年顯而今年特智去年枉而今年特直無是理也。然則近日間之法統論甚囂塵上其故何哉。嘻吾知之矣。民國十四年來其政府平均年齡不足一歲。今執政府春秋已高。法當代謝。代之者不得相當。曰實無所措手足。實不於現政府所持政策之反對方面求之更待何求。彼固不問所求者之於政治道德爲何知也。又凡一政府之更迭勢有一派人比較立於政治中心而用事。天下人才或糾或遜。不期而被疏遠或拒斥者必且不乏此。之人才日瞰現政府之隙而期相與易位以造成一反動之局也亦固其所。彼隙。既。生。應。機。而。動。尤。不。必。圖。兩。下。主。張。之。相。去。爲。奚。若。也。美利堅人恆喻政爭爲行獵。喻政權爲獵品。號獵品制。否。否。否。否。夫弋獲獵品以彈乎。以矢乎。抑以網乎。亦何常之有。法統云。今適爲應時。獨具之一而已。於其本身。蓋無甚意義。可言。中國政治之現象。如是其必須澈底改造。望有大人焉。錚錚拔。主義。以行。不。問。仇。友。久。暫。期。於。貫。本。懷。而。立。大。

許閣居然成立矣。一月七日開第一次國務會議。雖外交王君、內務于君。尙未列席。據云不至終梗可期。合作此不得謂非時局中之一佳訊也。然許閣以何因緣而立者乎。查臨時執政府所標造法一義。不得不終達橫生阻障。執政負責而退。因以未了事件。移付內閣。俾卒成之。是許閣者乃執政府與未來政府中間之一過渡機關也。昔英儒自芝浩。譬內閣爲海分。海分者連字符也。今移字許閣。可云貼切。惟國事亟矣。各派意見。槎枒百出。情感橫溢。尤難抑制。如有人謂解得宜。平流而進。使兩政府代謝之際。不生大罅。國家元氣與人民幸賴之。因而保全者。當不在少。量而其責。惟爲海分者負之。一勉之哉。(貳)

鴻君玉祥。近忽決志下野。通電朝發。星轍夕馳。吾人方得循歸東日電文。而從者已以到平地。泉告矣。淺假又以到瀋河告矣。此其謀定後動。毅然決然。一洗

亂國情貌相反之惡習。論出淮至堪傾倒。十四年間。政情詭出，不可端倪。凡有言也，率無行以應之。而又媚妖風行。凡事決不肯從善意推測。樂成人美。以此二因。民國之政更以及僚人之行略。致俱黯然無色。遺恨多端。此類印象入人也深。至今猶無最大之反證。使得滌滌一二，甚至以馮君之篤實光輝。凡所行動。亦俱未能盡入釋然。嘻人之異於禽獸者。以能羣耳。

## 論難

孤桐

甚矣。時論之難持也。卽尙論亦不易。唐之中葉。宦寺竊政。正士屏息。未如之何。獨柳子厚乃心王室。志在非常。交歎任文。將擇奪北衙之權。歸之南衙。機事不密。卒成甘露之變。子厚坐廢。困死貶地。中涓之橫愈盛。大不可制矣。時議爲所惑。抑自不敢。思論曲直。故以退之乘筆。且譏子厚。不自顧。藉貴重。憾子厚銳進。以圖大事。校之退之。上宰相。書高下。紓巡何如。拊躬自問。豈不明白而如是云云。非其本懷。固屬抑亦。

耳。而能羣之。第一要素。則爲彼此信賴。全國人信賴之性。如此。其薄殊不得不令人疑。及人類所以共存之條件。不然。又何祥也。而今幸矣。大人而昭大信。之福。昔至矣。自此以往。不僅馮君之政治生涯。坦途千里。任其所之。而凡吾人悉同民族。習政相依。自維頑懦。亦得有廉之立之之會。昔曾濂生。論人才。謂轉移風氣。大率在乎。一二人。猗歟。馮君其戶之矣。（通）

## 農國辨

孤桐

有友數輩。如江西某君。也要愚將曩日所爲農國辨。重布於衆。以資考覽。愚屢遇人推求是義。艱於往復。亦以先理舊作爲便。謹卽如教。且將進是而有所論也。

有楊銓君在申報著論。題曰中國能長爲農國乎。於愚農村立國之義。加以抨擊。大旨謂農業與工業。未可偏廢。以徒農則以原料供人。而其一己之衣食住。以及農具與消耗品。皆將仰人之鼻息。且中上社會之嗜好方日增。金錢之流出者。年以千百萬計。非工似漏卮無以塞。以事實言。吾雖不欲興工。而歐美之製造家。已挾其資本。建廠於吾腹心之地。大勢如此。欲罷不能。農國之談。徒夢想耳。此其爲說。本慎人之公疑。前此屢有所聞。如蔣君夢麟、王君青古。皆於愚明農之旨。不無誤會。懶久擬詮釋而未有當。今幸有會。請得而言。

討議此題。第一宜知農國何謂。在楊君之意。或疑愚

所立義。將斥一切工事不務。徒貿貿然驅天下之人。以納於農。人已之不知。學藝之不講。入山唯恐不深。入林唯恐不密。群木石鹿豕相與居游焉耳矣。實則楊君所舉之理與實俱至淺顯。愚雖闇陋。亦能運思及之。其倡爲農說。自信倣有餘地。以恣如此等義之出入。曾不阻遏。蓋五尺童子可以知之。天下固未有全然廢農之工國。亦未有全然廢工之農國也。豈唯不廢。工國之重農者。有之。美利堅是也。農國重工。義亦宜。有楊君所云農業機械之改良。與水陸交通之建設。固自農國所有。事夫亦同。其所以重之者。其精神爲工。爲農已耳。吾農國也。而古稱四民。農工各分一席。史遷爲貨殖傳。旣稱工相與議。技巧農相與謀。稼穡卽期以谷安其居。而樂其業。甘其食而美其服。讀兩漢詔書。諄諄勸農。可謂盛矣。而孟堅稱孝宣之治。綜核名實。技巧工匠器械。自元成間。鮮能及之。有農無工。自古已無是義。寡有生丁今日。大通之世。而反味於通工易事之理者。乎以知愚主農國其概念殆不如楊君所懷。楊君之詞云。云在邇輯。謂之逸果。

偷。楷。逸。果。偷。楷。者。猶。首。未。得。其。論。點。也。

然則農國者何也。曰、農國對於當今之工國言之。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。人丁之所就。即人口全部謀所配。置之取義在均。使有餘不足之差。不甚相遠。而不擾。國外之利益。以資挹注者。謂之農國。反是而其人生財不以己國之利源爲範圍。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。權子母之利。不以取備。國民服用爲原則。因之資產集中。貧富懸殊。國內有勞資兩級。相對如寇雠者。謂之工國。建國之本原既異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。皆緣是而兩歧。農國講節欲。勉無爲。知足戒爭。一言蔽之。老子之書爲用。極宏以不如此不足。以消息盈虛。成得其宜也。工國則反之。縱欲有爲。無足貴爭。皆其特質。事事積極。人人積極。無所謂招損。損更圖滿。損滿廻環。期於必得以不如此不足以興集國富。日起有功也。農國尚儉。貴爲天子。以卑宮室惡衣服。非飲食相高。漢文作露臺百金。以其爲十家之產而能。其他明君作詔。以雕文刻鏤爲傷農事。錦繡纂組爲害女紅者。多不勝讀。商通有無。易於居奇。織纂組爲害女紅者。多不勝讀。商通有無。易於居奇。

則一體賤之。奇伎淫巧。爲之有禁。以不如此不足。達其以口量地。有餘而食之情也。語見漢文議工國尚奢大規模之工作。自上達下。祇須有力爲之。無不恣意而舉其成。帝居寺趾之壯傑。大道朱樓之宏麗。吾三都兩京之所夸。論曾不足方其什一豪商所享。遠過通侯利之所在。仁義歸之。史公所歎以財力相君。雖爲僕虜。猶無愧色。以寫今之五洲財閥。如俗稱煤油鋼鐵汽車諸大王者。始爲盡致。商者在吾以通難得之貨爲病。而彼謂非難得。其值不厚。工者在吾以作無用之物爲防。而彼謂非無用。人欲不饒。有經濟之學以明之。立商標之法以護之。薄利若渴死而後已。其所以然。則取利之途廣。多取之以恣一時之欲。非深識大仁。洞觀百年者。不見其害也。更分言之。農國政尚清靜。以除盜安民。家給人足爲興太平之事。工國則言建設求進步。爭於物質。顯其功能。如吾汲黯臥治。彼所不解。農國說禮義。尊名分。嚴器數。工國則標榜平等。一切脫略。惟利之便。農國於財務節流。於人務苦行。於接物務撫謹。工國則以開源爲上。

人以有幸福求驩虞爲上。接物以發暢蹭賾爲上。舉國重家人父子。推愛及於閭里親族。衣食施與恒不計。工國以小己爲單位。視錢如命。偷理之愛。別爲二道。姊弟同車。各出銅幣一枚。分購車位。反相安焉。農國懶誤。涉沙貸錢分產。理官每含律例。言人情。勸兩造息爭以退。工國則財產之事。毫不肯苟。全部民法。言物權債權者八九。謀師數萬。蠶食於茲。最後則農國以試科取人。言官單獨風聞奏事。不喜朋黨。同利之朋。尤所痛惡。工國明明言財利。內貯外政。比周爲黨。立代議制。朋分政權。如此之別。不可一二計。綜其要歸。欲寡而事節。財足而不爭。仍更農國之精神也。欲多而事繁。明爭以足財。工國之精神也。其精神之所由起。以財源是否在於本國爲斷。由此勘入思過。

自十八世紀以還。歐洲機械漸興。工業日茂。廢肆驛立。農化爲工。小資本之生業。逐見衰減。人人輕去鄉里。覓食通都。都市生活。爲之盛漲。一方田畝荒蕪。食料不給。而一方互市海外。生涯暢遂。大地未甚開發。

之農國。生貨填委。可以少許成品。詎取多許。自非食糧。資以活給。稍加造作。旋又往售。生熟出入。利每十倍。因乃本土殷繁。冠冕一世。增造富族。豪侈無倫。如是者百餘年。遷流之極。弊不勝言。其在國內。貧富兩階。相去太殊。富者本土被文繡。犬馬餘肉粟。而貧者綵不去機。袒褐不完。終歲勤勤。一飽不得。故以南閩市人。而苦寒露。波多人。而病消渴。一國熟視。恬不爲怪。何也。舉凡所產。固以供博外利。與前民川平。人欲之旨。去之萬里也。工者積不能平。聯盟力抗。所謂社會主義者。自共產以至工聯。隨激有差。而求所以甘心於資本家者。則一凡在工國。無一能安。患禍奚出。不復可料。其在國外。言制作也。科學久成公器。言貿易也。我往寇亦能追。其初英吉利獨爲先登。舟車所至。無不如意。旣而德美法日。相繼船與。製器功侔。行商地醜。卽前此坐受盤剝之農國。亦各漸染機心。粗能步武。倡行土貨。明示抵制。是世界商場。明明。目。窮。一。日。而。通。商。惠。工。之。若。干。國。者。機。件。之。益。益。敏。心。粗能步武。倡行土貨。明示抵制。是世界商場。明明。目。窮。一。日。而。通。商。惠。工。之。若。干。國。者。機。件。之。益。益。敏。

不可。低昂人口之大，多數依工爲命，作業之徒，益不。可。曠廢。綜計製造全力如董君時進所言，殆足供給更一地球之貨品，而有餘。見申報論中國自二十世紀開幕以至一九一四年，歐美之工業狀況全陷入於此種供求不應之反比例中，商軌之倚賴，日甚同業之相煎，益急，而謀舉斷天下，取威定霸之英德兩國勢日力難其一，以爲一時苟且偷託之計，因而惹起。吾今未有之大戰，使凡爲商戰者，靡不加入。吾今思之，正如懸崖轉石之必至，於地無可致疑，嘻歐洲。苟其狗工無已，不知更化，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，更越二三十年，戰且逾酷味者，不察以謂協約國今以公理人道勝國際之清平可期，以近五十年間之事，證之得非夢墮？外之商事之過樞如此，內之工商之渾沌如彼，歐洲工制之所由崩壞，大略可知。

吾人生當此世，其將何以自處也乎？四五十年來，吾儕於歐洲國勢之強，學術之盛，工藝之精，凡西來者，半不加考問，一朴迎之，以爲歐洲若是，吾亦當然爲之舉吾舊有，謂與弱國爲媒，拉雜唾棄不惜，以本題言，今之倡言中國必工業化，然後可以自存，參觀中不代英所著，申報可以者，尚比比也。嘗試論之，苟吾乍經鴉片戰爭之大創，銳意維新，如日本明治初年之所爲焉，則且不問得果之良惡如何，而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，求爲一外強中乾，參伍歐美，尙工形似之國，自屬可能何也？其時工業萬能之花，盛開而仍未謝，銷場未盡可供，廻旋羣義未滋，工人用命也，而今也，王氣已收，大戰初已，各國之所以自窮於王，如繭之縛者，底裏盡露，慘愁無及於時，而謂新興工業化之龐然大國，可容發迹，殆爲不解事者之所妄期，況乎工國矯揉浮僞，疵痏萬端，凡爲右工之民，亦一日不能張兩足，能舉之機器，出入各衙，翰爾莫之或窺焉耳，於茲爲羣，亦太寡味，惜日可期，豈其所欲工云。工云不思甚矣，至於外貨侵尋，財滿無憊，如楊君其所入米且二萬萬石，麵粉三百餘萬石，棉布值二萬萬兩，君說駁駁扼吾農產之吭，使不得吐氣，此農國失其所以爲農之咎，非農國不能化，而爲工之咎。

所有墨守農法於今無濟。尤宜借助工事。勵學明農。農產而外。別興土物以斥外物各精。俱吾農國之所當有事。祇須所興。以爲吾用。或爲吾用。而更能興。循環操作。功用不出本土。律愚翼立兩種國家。界說其義。並未出農。而入工。而又何疑焉。

本此以談。吾之立國不當有背於農也。斷可識矣。楊君發問。中國能否長爲農國。不待躊躇而宜應之曰。能矣。其實此一問題。不僅吾國獨有。比者歐洲工黨。倡爲第一第二第二半以及第三國際諸號。以與資本國之帝國主義抗。所言雖不離工而考其用心。固隱然有逃工歸農之意。何以故。以其不主謀利而主公製。作以均民用。多與農國之本義相默契。故無奈歐洲之社會組織。一槩託體於資本。如蟲百足。不可得倅。而又農畝凌廢。衆民浮寄。地狹人稠。安所受田。一時名家如潘悌等。倡言農業復興。誠有明夷待訪之歎。楊君能否一問。在彼蓋未易答。而吾何有焉。吾本農國。今其精英雖微。蝕於僞工制而大體未壞。謹謝楊君。亦長爲之而已矣。

或曰。今之言工業化者。亦特以吾爲國際資本所壓迫。輸入品所蠶蝕。不得不同趨於工以禦之耳。固非懷侵略之野心。以集資爲的發。如子所稱歐美諸工國之所圖也。用意並不相悖。予亦何必標揭農國。以前訖爲愚。曰不然。愚固言之。農國之辦。然與工國異。不在人民擇業之不曉。於工而在百業之本意。不違於農。惲君與董君辨。惲君之言曰。董君以爲今日之中國。尙爲農國乎。抑已爲工國乎。若農國也。則董君所稱農國之民質直而好義。喜和平而不可侮。生活單純而不乾燥。儉樸而饒生趣。社會安定而太平。鮮受經濟變遷之影響。無失業亦無罷工。凡此所言。何與吾國今日之情實全不符合也。『善哉問也。茲爲憂時者之所公感。誠未易通。愚忘其無似。請代董君而對曰。吾國固去農而之工。未舉工國之實。先受工國之敝。徘徊歧路。進退失據。農不農。而工不工。因而社會見象。有如惲君所說者也。蓋吾曾不察。歐洲所以爲工國者。何在。及爲工國之利害。得失。奚若徒蒙然。舉工國之政制。習俗。車服器用。逞欲好爭。豪華。

開發。一切之事。一一而模。習之。唯懼。不肖。樸。愚者。惶。惑。不知。所守。黠。猾者。張。皇。靡。所不爲。被。之。群。治。以。致。如。今。日。柳。君。之。所。刻。畫。固。然。之。理。無。足。奇。也。然。則。如。之。何。曰。凡。所。勤。勞。于。王。國。淳。濃。不。切。之。諸。法。不。論。有。形。無。形。姑。且。放。棄。返。求。諸。農。先。安。國。本。而。後。於。以。抽。筋。巧。之。中。徐。闊。擇。外。侮。之。道。庶。乎。其。可。農。國。之。辦。覺。得。已。哉。

### 克己復禮爲仁荀故

錢基博

論語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按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引仲尼曰。古也有志。克己復禮仁也。是克己復禮爲仁。乃出古志。而夫子特稱引之。禮記中庸仁者人也。鄭玄注。頌如相人偶之人。許慎說文解字。仁、親也。從人二質而首之。仁之爲言。人偶人也。然人能發其蘊者。獨荀子精於言禮。而闡其指於禮論篇。有與人之偶。何以必有待於克己復禮。自來註家罕有。無求。求而無度。量分界。則不能。不爭。爭則亂。亂則窮。故君子敬始而慎終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。禮義之。

先王惡其亂也。故制禮義。以分之。以養人之欲。給人之求。使欲必不窮乎。物必不屈於欲。兩者相持。而長是禮之所起也。『然則禮起於已。爭已。爭。期於亂。亂則相。人偶之道。破而窮。亂之所由。起於人。生而有欲。記不云乎。『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。而動。性之欲也。物至知。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。於內。知誘於外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。無窮。而人之好惡無節。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。者。滅天理。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。有悖逆。詐偽之心。有淫佚。作亂之事。是故強者。脅弱。衆者。暴寡。知者。詐愚。勇者。苦怯。疾病。不養。老幼。孤獨。不得。其所。此大亂之道。』而今適其會也。悲夫。余讀其言。未嘗不慨焉流涕也。惟克己復禮者。斯能制亡等之欲。亡等之欲。有制。而后。欲。不。窮。乎。物。不。屈。於。欲。无。待。於。爭。而。欲。有。養。求。有。給。欲。有。養。求。有。給。而。人。之。相。偶。無。作。焉。故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禮論篇又曰。『禮者謹于治生死者也。生。人。之。始。也。死。人。之。終。也。終。始。俱。善。人。道。畢。矣。』

文也。夫厚其生而薄其死，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。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。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戰。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降親乎。夫奸人之道倍叛之心而不憚，其終則是相人偶之不終也。惟克己復禮而后懷終如敬始。養生送死无憾終始俱善人道畢焉。仁之至義之盡也。時賢好爲激論。動曰禮教殺人。庸誣知克己復禮爲仁。而禮教之失盡人縱其亡等之欲。恣睢暴慢每聞繩禮以相難鮮有復禮以自克禮意失而人道亦窮。使復禮能以克己而不強之繩人斯復禮。所以長仁而何有於殺人乃本禮之不揣而齊其末漫曰禮教殺人乎。君子一言以爲不知世必有受其敵者於我心有戚戚焉。

## 民治二字解說

錢基博

民國肇造今十四祀。歷綱弛紀。日以混棼。論者動以中國民治之名實不符爲咎。蓋顧吾獨深察名號而知中國民治之允符其實。何以明其然。按民之一名。自始匪佳。而治之於民。自昔未能。古訓治之爲音理。

也。監考喪服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。注治猶理也。如此之類甚夥。苟子不苟篇曰。禮義之謂治。治寧所望於民。許慎說文解字。民衆萌也。何謂衆萌。賈子大政篇曰。夫民之爲害萌也。萌之爲言盲也。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曰。民者瞑也。又曰。民之號取諸瞑也。書多士遷殷頑民鄭玄注。民無知之稱。如此之類。難更悉數。然則民之爲言。盲也。瞑無知也。民之瞑。無知。專有文理。密察之。治治而繁之。曰。民庸人之自擾耳。所謂民衆運動。衆萌之盲動耳。其在書呂刑曰。苗民勿用鞭制以刑。何者。官勤者制之。不許勤也。故民字象交手足闊木索桎梏之形。寧有瞑勿用。懲之民而可與以自由。任其盲動者。夫民者非百姓也。百姓者我先哲王所以稱同種。有禮義有教化之諸夏而民則以譖冥。弗用。嚴之。黎苗蠻族。書堯典。黎民於變。與百姓昭明對舉。此可姓有。自山而民無。自山百姓教以禮而民制以刑。其大較然也。然則民之進於治也。其必自民之不安於瞑無知而自覺其愚。不習於盲動而自卽于禮。始會。

曰未能。吾見其終於庸人之自擾而成為民之治而已矣。寧所望於淮淮禹城四千年神明之古。尚哉心

乎愛矣。遐不謂矣。邦人君子。善圖利之。

## 通訊

### 前上

……前上一書。粗陳所懷。乃承過情之譽。甚匪所敢當。讀大作寒家再毀記。谷稚庵先生諸文。深得小雅怨懣不亂之旨。昔聞其蹟。今見其人。竊惟執事去年輕於一出。自爲盛德之累。不曰盛名而曰盛德者。蓋德者君子之所勉。而名匪執事之所貴也。然當末學極敝之後。建扶衰振。情之策。希武鄉侯之嚴治。而所輔匪明聖。追王景略之振綱。而託身於危疑。上無拓之幸存。此則執事所當自明。尸官之咎。而匪宜致。

寒家毀於兵禍。自以薄負鄉曲之譽。不能荷戈蹈難。抗寇禦以全鄉里。竊嘗用爲大辱。自詮篇一而室毀。家傾。適符同患難共休戚之懷。況執事一國之望。佐樞中朝。危而不持。頰而不扶。人民流離死亡。殆以百萬數。斷脰割膾。尊祇號盤之見。毀破家沉族。何有宋拓之幸存。此則執事所當自明。尸官之咎。而匪宜致。戚於毀家也。所望執事處明夷艱貞之時。振覺世抹民之鐸。斯世不遠。迷復之悔。賢者善圖。柔榆之效。下風迷聽。有利賴焉。交淺言深。幸勿爲過。至執事以文道。揆下無法。守橫遭格。難策以不行。召闈取怒。寧待。著。察。而異日事過情遷。必有諒其無它。而重致惋歎者。惟天下洶洶。末日已至。國且不國。何有於家。客臘進周君哲。準相謂曰。師文雅澹不如桐城。而雄警過